

责任编辑：龚建星

城里交通拥堵,停车难,如果不是候分掐数赶时间,不如坐坐公交车。

坐公交的优越性,一是悠闲,走走停停,你不必操心,还可以看看风景养养神;二是成本低廉,交通卡“嘀”一记,一两元钱,分享一份车厢里的空间,随你坐到哪里。不像自驾,费油费神不算,还奢侈地一人占了一辆车,一辆车占了一根车道,像一人住了一套房子,一张嘴巴点了一桌菜。坐公交还有个好处,就是逃避了孤单寂寞,像金丝笼里的鸟儿回到了群里,玻璃缸里的鱼儿回到了河里。

公交,移动的公共场所,轮子上的世界。人生百态,眼前浮世。国人挤公交,大约算得上一大奇观了。如今,公交的门,有了上车下车的分工,上车人堵住下车人的尴尬,终于基本上杜绝,但这—景观却转移到了地铁上。那天,看到几名外国人,在刚开启的地铁列车门里,缩着脖子,迎着蜂拥而入的人流,狼狐往外突围的情形,心里很不是味,有点愤愤然,又有些莫名的脸红。

近来却发现,人的行为方式,有时与环境条件也有着一定的关联。车次单一的公交车站,人们上车一般比较彬彬有礼,讲个先来后到,前后顺序。久而久之,这种秩序会自动“定格”,成为约定俗成、大家遵守的纪律,很少有人挑战这种无形的约束。在这样的地方候车上车,和谐氛围让你如沐春风,你会变得气定神闲,温文尔雅。然而,在拥挤的城市里,除了公交终点站外,中途公交站点仅供单一线路使用的情况,属于凤毛麟角。在车次繁杂的共用站点上,候车人去向不一,车辆常常扎堆来去,停车点灵活多变,你不可能刻舟求剑似的排队,规规矩矩地候车,然后按照顺序鱼贯上车。在交通高峰时,当绅士的话,你就别想上得了车!

我家附近,就有个多条线路共用的公交站点。最近的某日,陪妻去医院看

病,眼见等候的公交车来了,车厢较空,心想能为她觅个位子坐坐了。谁知,来车发现后面跟着另一辆车,便临时前移了停车点,当我赶到前门时,后到的人已纷纷抢在前面捷足先登。上车后,病妻只能坚持与我一样站立着,我想今天真不该来乘公交的。

车厢里的小喇叭,一遍遍地动员乘客给有需要的人让个座。妻就诊的医院离家远,我希望有人能给她让个座,可是没人知道她是病人。即便“有需要”一目了然,人家也未必非得让你。公交车让座的问题,时下在网上还有不少争议呢,似乎各方都占理。鄙人觉得,让座和受让者的心态,还真是五花八门、难以捉摸!拿几天前说吧,那天鄙人刚在车厢里坐定,身旁来了个老者,没说的,让他坐吧。老者没拿正眼看我,面无表情地坐下,头一歪面向了窗外。无聊中我思忖:这位老者大概认为,这座位原本就该属于他的,他坐是理所当然!此刻,对面的座位上,有位年轻女孩也站起来让座,对方是位极明事理的老太太,嘴巴甜甜地说了一长串谢谢,但是女孩仿佛耳聋,绷着脸不理不睬,估摸着她是出于无奈,心里不痛快着呢!

一个座位,折射出人们的各种心态。而人们的生活状态,常常也会投影到车厢里。迷迷糊糊打瞌睡的,多为白天上班、夜生活丰富的年轻人。嬉笑唠叨的,多为儿女自立,衣食无忧且精力时间充裕的退休大妈。目光直视某个方位不动,抑或有些呆滞的,多是工作有压力,烦心事不少的主。还有更多的乘客,一上车便悄无声息,静若处子,聚精会神盯着手机屏幕。我有时瞎猜,他们中许多一定患有轻度的尘世厌倦症,因此不惜消耗大量时光,将心灵寄托到了诱人的网上世界。只不过神志遨游在云天,身子却离不开这传统老旧的车厢。就像我们这座城市,一切都越来越现代化,但公交这道轮子上的风景,依然不会消失。

最忆北京无霾游

赵春华

北京时不被雾霾所包围,所幸我们这次去北京时没有雾霾,不仅没

雾霾,而且丽日中天,碧空如洗,真的有点像西藏那样白云飘浮,蓝天纯净的境界。去北京前,电视新闻播报着北京还有雾霾,心想:这次去北京要吃霾了。然而,抵京已是浅夜时分,雾霾散了,一觉睡到清晨6点多,拉开厚重窗幔,从住地望开去,已见车灯点点,与路灯相映,汇成星汉灿烂的光河。在渐渐明亮的晨曦中,对面不远处的龙潭公园,已清晰地看得见蓊郁的绿树,围抱着—潭碧水,碧水中现了楼台亭阁的倒影,不由得从内心迸发出一声:早安,北京!

心情不爽,天气好是一大因素。在曹雪芹故居旁的一家饭店就餐,屋外是竹篱围出的一块空地,四围多种树木冲天。我们就把几张小桌搬到空地上,点了若干素菜。厨艺一般,味道也平乎,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,主要是在曹雪芹故居之畔,蓝天为屋,疏篱之中,这样的就餐环境一生中难遇。设想:若是云雨霏霏,抑或雾霾笼地,唯恐避之而不及,哪里还有雅兴举箸?

游香山,惜乎红叶未当时,那些红栌只是染着淡淡的枯黄,需十天半月才得层林尽染、万山红遍。好在有崔嵬的古松擎起了蓝天,那罕见的白石红映衬着碧空,香山那绰约风姿在澄洁的天际尽显无遗……

回沪第二天,北京就传来雾霾重度的消息。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赴京读书时,北京正是秋高气爽,一抬头便见深邃的蓝天。在丽日晴空下,同学们登香山赏红叶,其情其景,至今难忘。五十多年,弹指一挥间,北京添了多少高楼、多少汽车、多少人流、尘嚣、喧哗?想当年我们几个同学星期日去游长城八达岭,好像只有我们几个人,指点江山,挥斥方遒。而今节日,那里人流如潮,摩肩接踵,汹涌人潮倒是一道风景,真正看岭上风景反成奢望。

唉,再过多少个年头,再能重现北京从前的秋天啊?那种日丽当空,天穹蔚蓝,白云悠悠……

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,北京、山东、河北等四省16个城市限行,出现“APEC蓝”景象。习近平说:“好在人努力,天帮忙,这些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。不过,我也担心这话可能说早了,但愿明天天气仍然好!”他又说:“有人说,现在北京的蓝天是‘APEC蓝’,美好而短暂,过了这一阵就没了。我希望并相信,经过不懈努力,‘APEC蓝’能保持下去。”闻此言,我对北京的空气质量也有了信心。

甘建华



眼长远,始得立于不败。急功思想与近利思想是一对“好兄弟”,它们都折射出部分当下人的浮躁与惟利是图。人们往往习惯于做短线、搞投机,奢望毕其功于一役,希冀一夜暴富。殊不知,与无忍耐即无回报一样,没有付出同样也很难得到。不论是避祸抑或牟利,惟放



当年,分在“闸门旦”组的谷好好跟昆曲名家张洵澎学《惊梦》《断桥》与《赠剑》,但她骨子里却十分好动:“谁都说,能做张老师学生是她的福气。我从小生性调皮,虽然是女孩,却不喜欢女红妆台,对舞刀弄枪情有独钟。因此在‘闸门旦’组的学习,让我颇感难受;我常常跑到‘武旦组’的课堂,看她们耍刀、踢枪、看她们走边、圆场,以致乐不思蜀。我对张老师是又爱又怕,其实我是很爱张老师的;只是我觉得自己捕捉不到张老师要求的闸门旦的感觉,我更喜欢提刀拿枪,这也是我的性格使然,所以我成了‘叛徒’。”

于是,好好自作主张地做出了一个让人惊异的决定:“逃离”张洵澎老师的“闸门旦”组,转投王芝泉老师的“武旦”组,理由是:“只是我觉得我捕捉不到张老师要求的闸门旦的感觉,我更喜欢提刀拿

穿马路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更是无须赘述。生活中看似带来小苦头、小麻烦、小麻烦的行为或规范方面的要求,绝大多数将会为你带来远大于其的回报。如果吃不下小苦头、受不了小麻烦、耐不得小麻烦,那等待你的将必然是“大麻烦”。

很多基本功都能用,女性的用腰、手上的亮腕、脸上的喜庆……像《昭君出塞》中,昭君娘娘是去和番,不是去打仗的,只不过表现的是路途坎坷、行路艰难,完全用了闸门旦的身段、技巧。我一直说,武旦要技术(基本功)与艺术(人物)统

一,才是好演员。当然,好好是个聪明人,她懂的。”好好当然懂!她说:“其实我也很崇拜张老师,我们从小接受张老师给我们灌输的那种‘美’,至今历历在目。有人说我的戏有自己的特点,武戏文唱,就得感谢张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;那五年的基本功学习,给我如今舞台气质的炼成不无关系。”

经过将近30年的砥砺,在舞台打磨出来的谷

亲是学“生意”出身。学生意的根本,人要勤劳,做事动作要快。尽管按现代科学,吃饭要细嚼慢咽,方便更忌用力屏涨。但在这句“错话”的后面,我们同样能体会到父亲培养我们子女生活习惯的用心。

第三句是经常在饭桌上批评我“吃肉像吃菜,吃菜像吃草”。

我家老人多,条件自然不算好。记得我家七人吃饭,都由我外婆买菜(含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),每月

仅15元钱。父亲好喝一口酒,金剛刺烧是零拷的,喝起来很节制。我当时不懂事,嘴馋,所以这句话基本是由我包揽的。

想想现在的生活真好——“吃肉能够像吃菜(从健康角度另说),吃菜应该像吃草。”谁若想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去,那么,他的脑子真可说是被枪打过了。

各异,音乐节奏的变化,作品谋篇布局的重塑等等,都贯穿其中,赋予了旧作以新生,客观上对中国歌曲今后创作有一种启迪和促进。

《花房姑娘》无疑是近些年来翻唱成功的一个范例。此歌是25年前摇滚歌手崔健为自己的演唱会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而专门创作的一首作品。它的旋律,简洁明快,容易上口,形式类似曲艺中的三句半。当年,崔健首唱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。直至两年前,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参赛选手魏语诺,以全新的面貌诠释了《花房姑娘》,给人耳目一新。从此,一发不可收,成为各地电视选秀节目的“宠儿”,

更好,既合情合理,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。熙熙攘攘、为利来往的行为虽不应提倡,但也无可厚非。但即便站在近利者的立场看待上述现象,我们也会发现这种思想绝对是“划不来”的。乘车驾车不系安全带,尽管暂时享受到了不受拘束、自由自在的舒适与快感,但若真因事发时未系安全带而身死命丧,一辈子不系安全带所带来的舒适也显得微不足道。此外,在高速公路上的违法停车可能带来的重大伤亡和车损,将远远大于每次省下的这几分钟时间。至于乱

人生在世,在各方面都追求舒适和更好,既合情合理,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。熙熙攘攘、为利来往的行为虽不应提倡,但也无可厚非。但即便站在近利者的立场看待上述现象,我们也会发现这种思想绝对是“划不来”的。乘车驾车不系安全带,尽管暂时享受到了不受拘束、自由自在的舒适与快感,但若真因事发时未系安全带而身死命丧,一辈子不系安全带所带来的舒适也显得微不足道。此外,在高速公路上的违法停车可能带来的重大伤亡和车损,将远远大于每次省下的这几分钟时间。至于乱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好好,越发成熟了。作为上昆“国宝级”的艺术家张洵澎,又有了自己的想法:“昆曲《瑶台》《百花赠剑》一直没有一个学生让我很满意。《瑶台》这出戏场面大,女兵出场双龙泄水很壮观,舞台气氛也好,很好看的一出戏。还有《百花赠剑》,目前团内没有一个学生能把俞(振飞)言(慧珠)老师传给我的版本学好,我也很着急。我真的好几次想到好好,如果她能来学,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但又一想,她已经入了武旦行,又是团长,有可能吗?但这两个戏太适合好好了,她不但武戏好,又有嗓子。”

谁说张洵澎是“单相思”呢?谷好好和她想到一块儿去了:“我承诺给自己,也应诺张老师,要演几出文戏,这在我演艺生涯中是有意义的,也值得纪念的。这不仅是一种回忆,也是新的理想。‘初恋情人不

东海大桥‘十一·三’大巴侧翻事故其状之惨叫人唏嘘,分析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原因,事发时不少乘客没有系安全带无疑占了很大的权重。不少人乘车乃至驾车时不系安全带的原因,无非是系上安全带后觉得不自在不舒服。不仅是乘车、驾车不系安全带,司机们在高速公路上了为了在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或‘方便’,不愿再往前行驶几分钟停在隔离带或休息区,而是直接停在行车道甚至超车道上。这些行为其实蕴含了同一种价值观,权且唤作‘近利思想’。

近利思想的‘信徒’常出没于你我身边。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想吃一点苦、不愿受一点束缚,只求立即达到‘最爽’的状态而罔顾其他。

别让补药毒了你,更别让庸医害了你。

可忘’么,我对‘闸门旦’的特殊感情还是有的。我真的希望有机会跟张老师学几出“闸门旦”的戏,特别是一些文武兼备的戏,找出适合我的,像《瑶台》、《百花赠剑》。如果希望自己更女人一些的话,就要去张老师那儿学。”有篇文章这样写道:“两个我都很喜欢的女人(指张洵澎、谷好好),两代人,可她们对昆曲的执著、热爱、投入,却如出一辙,是因为昆曲本身的魅力,还是因为这两个女人本来就是属于昆曲的?”

今宵打诨

吴伟忠故意松劲(成语)昨日谜面:长命(新编历史京剧)谜底:《强项令》(注:长,擅长,扣“强项”;命,命令)

作品的风格进行了彻底的改变。北方曲艺中常用的三弦,成了乐队的主角。韩磊的演唱既有摇滚风,似乎更像民谣,还带点曲艺的韵味,令人叫绝。

当然,老歌新唱也只能解一时之渴,若长此以往,没有创新,显然对中国歌坛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但我想,老歌新唱尚能如此多彩,新歌创作又何尝不能呢?

歌曲是时代的记录者。有责任、有良知的音乐工作者,应该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挂在心上,用心去学习、借鉴、吸取经典老歌的创作理念和作风。只有用生命的激情,去深入体验这火热的生

